龜

恩召端端知有變鏁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羣臣拜呼萬歲

錢宣靖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李繼隆與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遂奏轉運使乏軍糧太宗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等三人首公

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公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今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而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遼入塞事

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名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天聖時大内火災宫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宴宫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賛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宫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顔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陳文惠公尭佐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

允弼曰馮用宰相公吒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公呼之來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

為此欲置臣於死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悮當令改正富公怒形於色與之辨論

富韓公宣撫河北時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作亂殺守倅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昷之不叶容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

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歐陽文忠公在翰林仁宗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蘄提舉宗説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説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别母而死宗説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韓億知洋州日有大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皆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

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
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人馳報云是夜三鼓公
已奪崑崙矣
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人以累舉恩得官爲縉雲尉方臘
起青溪聲搖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
兵數十人往禦之爲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汝輩
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

劉忠顯公韐初金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韐在鎮豈有此禍金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紿以割地遣公往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壽聖院正言國相尼瑪哈欲用公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

張公克戩字德祥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掠太原金兵來攻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戩畢力捍禦晝夜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克戩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父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拒守踰月城壊賊既入城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凡八人